

# 一封无法投递的信

吴学昭

杨绛姐：您好！

时光飞驰，不觉您已走了五年了，您和钱先生、钱瑗都挺好吧，非常想念。

一直想给您写信，汇报一下我们对您遗物处理的情况，苦于没有邮址，无法投寄。谨试借您一向喜读的《笔会》的一角刊出，但愿您能见着，也让关心您的读者得知一些信息。

在您浴火重生的第五天，也就是2016年6月1日，我和您的另一位遗嘱执行人周晓红，还有您母校清华大学教育基金会“好读书奖学金基金”的“知心娘家人”，各方面给予我们大力支持）派来的两位精力充沛的年轻助手：清华大学教育基金会的池净和清华大学校长办公室的刘立新，进驻您南沙沟的寓所，按照您的嘱咐，清点处理您的遗物。这以前，自您2016年元月底住院，家里一切都由阿姨小吴夫妇在料理。

我们从小吴那里接收了您的存折、存单，按您的遗嘱悉数捐赠给了清华大学教育基金会“好读书奖学金基金”。其后所收单位发给的丧葬费、抚恤费等，也一并捐赠“好读书奖学金基金”。

考虑到您家三十年不曾装修，门窗老旧，珍贵文物留置无人看守的家中，安全没有保障，我们尽量抓紧时间，加快清点处理，有时一天工作十二小时。幸得中国国家博物馆收藏二部和清华大学档案馆、图书馆同志的积极配合，不辞辛劳，与我们一起挑灯夜战，及时将被清点过的珍贵文物和重要的书籍、文稿、资料，接连运送回馆，保证了对您所捐赠遗物的妥善收藏。

您于2014年8月已当面交付国家博物馆一批家藏的名人字画、册页、遗墨、手迹、碑帖等珍贵文物。据国家博物馆邀请的专家们鉴定，您所捐赠的这批文物，如张之洞手书的诗稿等，刘鹗、钱基博题跋的《大观帖》，清末学者邹安跋的《急就章》拓片等，具有极高的史料价值、文化价值及艺术价值。国家博物馆这次收藏的珍贵文物有：你们使用的印章；你们读过的书籍，常用的汉语及英、法、德、意、西等语种的字典、辞典，包括那部长达2662页、满布钱先生批注的韦氏第三版《国际英语大辞典》；您的作品手稿，包括您在“文革”中失而复得的《堂吉珂德》中译文手稿；你们的读书笔记、记事本、零墨散笺、诗词手迹；你们所获得的奖章、证书，从西班牙国王颁发给您的“智慧国王阿方索十世勋章”到亚洲华文作家文艺基金会颁发给钱先生的奖牌；你们珍存的父辈纪念物，钱基博老先生的《复堂师友书札精华》，杨荫杭老先生1909年留学美国宾州大学法学院的学生证，以及先辈的行状墓铭、文献笺疏、函札手稿等等。

此外，国家博物馆还收藏了不少你们的相片、衣物、文具、生活用品和各种证件，或许备于今后得以展示你们生活的方方面面：钱先生常穿的蓝色中式外衣，棕色中式棉袄；您为钱先生亲手编织的毛衣，曾被钱先生称为“慈母手中线”而舍不得捐出者；您爱穿并亲手缝补的蓝格衬衫；您常站在五斗橱前，为亲友通关起卦的那副牌；钱先生的眼镜，用过的纸墨砚，图章印泥；您的针线盒、笔袋、老花镜、放大镜；您为钱先生理发用的剪刀、推子……还有你们的名片，以及从居民身份证、选民证、干部退休证、老年优待证、南沙沟小区出入证，直到居民死亡证等的各种证件。你们的粮食供应证本里，夹有你们在国家困难时期节省剩余的粮票、面票、米票。

以上诸件，统装入你们1938年从巴黎带回的那只欧式老旧木箱中，由国博同志一并运送回馆收藏。他们叹说：

这些遗物，看似普通，意义非凡。我们在帮助收拾你们的这些遗物时，联想起它们背后的种种故事，也常常思绪万千，不胜感慨。

记得您说过：“钱锺书因没有一个藏书的家，所以往往把读过的书随手送人。书室内留下的，是舍不得送，或还没有送，或还未读完的。有的书上留有钱锺书的批语，或铅笔划痕。有用得破烂的字典辞典，多半上有添补。有一部分是我的，有一部分是钱瑗的。”实际家中存书亦尚有上千册之多，我们除将其上有钱先生批语的部分书籍交清华档案馆收藏外，其余的全部交给了您的“最爱”——清华图书馆收藏。

捐赠清华档案馆的，除了您生前指定的珍贵文物，还有您的许多部作品手稿、改稿；钱先生的旧作修订本；你们的旧作校改本、复印件；所收存的中外文学评论及各种有关报刊、文学资料；所留存的全部相册及照片；您未及或不舍毁弃的友人来信和众多读者来信，包括石阳小朋友和他的几个同学送您的一本他们自制的小书，还有赵再斯小朋友为您画的那张您喜欢的“会笑的猫”……

您起居室的所有的家具，包括大小书桌上的文具，书橱上的照像、摆件，全部交由清华图书馆同志拉回。他们假老图书馆的一室，按照原来样式恢复摆设，就像你们的书房兼客厅完全完整地搬到了清华。您的日本小友、《我们仨》的日译者樱庭弓子女士，2018年访问清华，踏入该室，蓦地感觉似到了您南沙沟的家，心上酸楚。

您卧室的家具亦由清华拉回处置。电器等居家用具赠与小吴夫妇使用。

您在起居室大书桌的中间抽屉里，留给我许多小纸条（大概是您住院前不久，随时想起写下的），我读后均已照办。您贴有标记的所收贵重礼品，如吴仪同志为您祝寿的心形玉石，温家宝同志送您的象征“我们仨”的三株小榕树盆景，铁罐送的燕窝，李文俊、张芬玉送的小玉佛手等，我们都一一退还。陈希同志送您的那只玻璃猪，您很喜欢，称之“聪明猪”的，您生前已自己送还了。您所拟赠友人《杨绛文集》，我们已全部送达。让您退回的通数较多的友人来信，本地的，我们派人登门奉还；外地的，交快递送达。有的附上一两件您使用过的旧物，如一支发箍、一方丝巾、一杆毛笔、一把小剪刀等，留作纪念。周毅希望得到您晚年进餐使用的饭巾（围嘴），我们就将您常用的那方深红色饭巾洗净熨平，附上您围此饭巾进餐的照片，寄给了她。

我们清理遗物期间，有您至亲好友登楼来访，我们都由他们自己择取一些衣物，留为纪念。出版社所送样书，留给清华图书馆一两套，其余全部捐赠贫困地区的学校、图书馆。

附带提一下，我们的清理工作虽然紧张，也不乏乐趣。我们偶发见钱先生飞舞在小纸片上的明港（干校）打油诗：“平世世昌与何生，赛梦红楼作主人，挤挤一堂三宝玉，不知谁贾谁甄……”不禁大乐赞赏。您的字本已娟秀工整，可您总嫌自己字丑。清理中喜见您长年累月积攒的一摞摞习毛笔书写的大学，钱先生加评的红色单圈、双圈或杠杠。又见钱瑗1981年9月23日写于纸片上的数据：

上午人民文学出版社人送来《围城》样书。中午吃饭时，Pop说，一有人来，“功课”没来得及做，下午得补。Mom说那你今天就不做算了。Pop说：不行，我的学问就是从做功课中来的。（钱瑛注：“功课”指练字，看自己的旧笔记，看新书，看字典，etc.）Pop说，现在每天看几页旧笔记（瑛注：一天中文，一天外文。）联系新看到的，常有所新发现。这就能保持

自己不断有所进步。

读到这些，我们怎能不感受教益。您留给我的钱先生《管锥编》原稿中的一节：《全上古三代文》卷一〇宋玉《高唐赋》，即上世纪七十年代中华书局《管锥编》责任编辑周振甫审阅时，“恐滋物议”，命钱先生删去者；而钱先生“以所考论颇能穷源发覆，未忍抛掷，录存备万一他年拾遗补缺焉”。我已将钱先生手稿复印交三联书店有关负责同志，请在《管锥编》再版时，补入此一节文。

您留赠我的那九册由钱先生精心遴选、您工楷抄写的《全唐唐诗》，所选305位众所周知的诗坛大家和向颇少见的小诗人的诗作共1863首，体现了钱先生对唐代诗歌的精深研究、独特的鉴赏眼光和选诗标准。我对出版钱先生此部巨作的建议，曾得您首肯，故于2017年郑重托付您也熟悉的人民文学出版社副总编辑周国隆同志董理，组织该社古典文学编辑部的力量认真考订整理编辑出版。近闻经过他们三年努力，这部具有无上价值的大书，可能于年内面世。相信你们听到这个消息也会感到高兴。

清理工作结束，我们与中国国家博物馆和清华大学经过友好协商，分别签订了捐赠协议，根据您的旨意，就所捐赠遗物的保管、使用等项作了周详约定。

您寓所各室腾空后，我和晓红致函国务院机关事务管理局领导，拟将你们所遗房屋按当年以成本价购进的原价退回国管局，所得款项捐赠清华大学教育

基金会“好读书奖学金基金”。没想到国管局领导的回复竟是：感佩杨绛先生高风亮节、无私奉献的崇高品格，愿尽最大努力支持杨绛先生的公益善举，准许出售杨绛先生名下住房，所得款项全部捐给清华大学教育基金会“好读书奖学金基金”。我们十分感激国管局领导为支持善举作出的破例准许，遂将此事委托清华全权办理。

你们虽已先后离去，作品仍长销不衰。“好读书奖学金基金”总数金额，现为人民币6618万元；自2001年“好读书奖学金”设立以来，受奖学生1446名。我们曾与陈旭书记相商，希望“好读书奖学金”更多向家境清寒的好读书子弟倾斜，得到她的支持，决定今后除在本校更多向家境清寒的子弟倾斜外，也向清华对口支援的青海大学的家境清寒、好读书的学生颁发奖学金。

您走后这些年，陆续有单位和个人来要求授权改编钱先生的《围城》，拍摄电影、电视剧，创作连环漫画等；也有要求改编您的《洗澡》《洗澡之后》的。我们均以你们二位所留遗言相告：“钱锺书、杨绛作品（翻译作品除外）除已改编为影视作品或已授权改编者外，今后不再授权改编成影视作品或其他艺术形式。”婉辞谢绝授权。

最后，祝你们在天上一切顺心如意！

晓红附笔问候  
学昭敬上  
2020年5月

## 笔会



「文汇报」  
微信二维码



钱锺书读字典、读旧笔记



生谈钱先生批注的大辞典

## 赏花人

红花羊蹄甲是我很喜欢的南国花木，朴素，多花，还很香——香得毫不甜蜜，有肥皂的洁净感，十分特别。我家附近某条路栽满这种树，春节前后盛放，紫红花混入鞭炮的红纸屑，行人过处，暗香满路。环卫工人每天都要将落花扫走，不然路面很快会砸出一层花泥。

有天傍晚，我和母亲经过那里，地上又积了不少花。我说着“好看”并停下拍照，母亲也兴致勃勃，帮我寻找花瓣更密的地面。忽听人说：“好看吗？我看过更好看的！”抬头看到一位环卫工人，把竹扫帚倚在树上，冲我们笑。

他略显生疏地翻手机相册给我们看。照片很模糊，都是凌晨天色未明时，路灯昏黄，各种遍地花瓣的场景。有几张照片，主体是顶着厚厚落花的一对垃圾桶，他指着乐呵呵说：“马桶开花！”不知是口误还是什么地方特有的俗称。

我们谢过他走开时，都挺高兴。我跟母亲讲起以前读的故事，白居易当地方言，在城外种了很多花树，一春好景，当地人却不来赏花。她独自流连其间，很陶醉，很自在，但也多少有点失望，觉得世俗之人呀，怎么都这么没有情趣。我说，真想让他跟今天这位环卫工人喝一杯。

## 伺猫

居民区的野猫不少，喂猫的人好像更多。

玉簪花圃里，去年秋天有两只奶猫，姜黄皮毛，小小两团，在雪白的花下打滚晒太阳，像郎世宁的画儿。附近有阿姨一天三顿拎着饭盒来喂，寒来暑往，奶猫长成了满脸横肉的糙汉。

我家太后有时会盯着我感叹：“长得太快了，小时候没多给你拍点照片，真可惜。”我就打滚：“难道我长大就不可爱了吗？你不喜欢现在的我吗？”但是看看猫，我明白了她的遗憾。

有一天我看见野猫钻进快递车半开的门缝。快递员就在车边忙着分拣，只扫了一眼便不管它，像是熟老人。猫：“今儿个够冷的，我上你车烤一烤，你忙你的。”快递小哥：“得嘞。”附近还有只玳瑁色的猫，是个烟嗓，叫声格外低哑。时常见它趴在井盖上，我若蹲下拍照，它便主动走来，显然也是常被投喂的主儿。我两手空空，每每在它期待的注视中窘迫而逃。

某个加班深夜，我看到有人跟它在一起，背着包，大约是晚归的工薪族。那小哥捧着便利店的包子，没有刻意蹲下去喂猫，就站在那儿，自己吃一口，给猫丢一块。

邻居阿姨喂猫，像喂幼儿吃饭；他喂猫，像跟朋友喝酒。一人一猫，无声地推杯换盏，画一样镶在空寂夜色里。

## 遛狗者

立春，气温还是低，树木依然线条冷硬，筋筋柳骨，写不出春气。风倒是软了，不再像三九天那样割脸。白天太阳很好。

傍晚在外面走，看天幕一点点暗下去。西天有长长云带，正好悬在普蓝和金橙色过渡之处。这一片水平涂抹的色彩，又被挂着鹊巢、高而笔直的杨树剪影刺破。

路上有遛狗的老爷爷，对他的狗唠叨不停：“往前走走，往前走，你老看我干嘛呀。”“着什么急，仔细车轮子碾着你。”小狗看起来也上了年纪，不吵不闹，极为乖巧，走走停停，不时回头看他，黑眼睛湿漉漉的。

这是老伴儿型的人与狗。也有家长型的。人高马大的男子，边遛狗边玩手机。忽然小狗不肯挪步了，他抛两下没拽动，索性绳子一丢，单手把狗捞起来，夹在胳膊底下，健步如飞地走了。全程视线都没离开过手机。我目送着他潇洒的背影——臂弯里垂下一个毛绒绒的狗尾巴，跟着他的步伐摇晃。

发自内心地偏好这一人物设定。书里的亚茨拉斐尔喜欢吃甜点和寿司，听古典音乐，变魔术的手法拙劣不堪，这样的人物设定很可爱，像是真实存在的人。等到读完了整本书，翻到书后附录的《特里·普拉切特谈尼尔·盖曼》，普拉切特在访谈中把盖曼比作魔术师，提及盖曼喜欢吃寿司，并且用了王尔德《道林·格雷的画像》的典故开盖曼的玩笑，讲他“看起来一点也不像四十多岁的人，也许靠的是一幅深锁在阁楼里的奇异画像”，我于是知道，这些阅读时的真实感，来自于两位作者之间的相互致意，以及在构思奇幻故事时，他们笔下浮现出的真实世界的影子。类似的致意在中比比皆是，形成一种行文琐碎又调皮的笔调。所有的这一切，交织成了这些藏在故事文本中的玩笑、戏谑，对世间万物的讽刺、理解和深情。

阿基米德说，有一个支点和足够长的杠杆，就可以撬动地球。那么，拥有一个支点和足够的想象力，能创造出怎样的幻想世界？《好兆头》作为一部奇幻小说，也可以说是写给成年人的童话，不完美的主角们和书中这个不完美的世界，一起构成了我们喜爱这个故事的理由。

# 我总能遇到一些可爱的人

林语尘

还有一回，看到一个姑娘牵着什么在走，姿态极小心，弯着腰、长发从一侧肩头滑下来。我被花坛挡着看不清，心想大概不是牵幼童学步，就是遛着爱犬。走过花坛，才发现人家遛的是花，手里一个小拖车，车上五六盆绿油油植物。

回去发了条微博，看见网友回复：“我奶奶养了将近二十年的狗。最后一只离开后，她突然有天说打算养点多肉。我说网上买点吧，但咱家没什么阳光。她说没事儿，和遛狗一样，每天手里端着两株出去晒太阳。”

## 家长与孩子

砖墙不高，上半截装了铁丝网，被绿藤爬满了。里面是小学学校的操场。老师好像在组织孩子们比赛，爬山虎里透出琅琅欢声。看到两个大人在墙外，把脑袋钻进绿叶丛，津津有味地围观着。大概是家长吧。

在小区里见到的家长和孩子都怪有意思的，家长很有童趣，孩子像小大人。

一回在楼下小店吃饭，邻桌母女边讨论菜单，边有一搭没一搭地聊天。小姑娘看起来十一二岁，拿着手机好像在刷淘宝，说：“我好喜欢这个耳环，想买，没有耳洞我也想买。”妈妈问：“哪个？我看看……哎哟！你不能有点品位。”姑娘淡定地说：“不能。”后来妈妈问，能看看你的笔记本么？姑娘也是一句“不能”。

妈妈撒起娇来：“你让我拍张照片！住校我都见不着你，我给你拍张照片，平时我看照片还不行么？”姑娘大笑：“搞得跟你蹲监狱或者我蹲监狱似的。”

妈妈说：“是我蹲监狱！好吧？”最后还是死缠烂打地拍照了。还有一次，电梯里前后脚进来一对年轻母子，妈妈轻轻超越一下，立刻对儿子道歉：“对不起，妈妈把你的鞋子踩掉了。”“没有呀。”儿子若无其事地说。我余光分明瞥见那六七岁的小男孩儿，用另一个脚把鞋蹭上去了。

## 念旧

我们那儿的腌橄榄是用箬叶包着、细线捆扎的，看着就像一条条麻花辫子。朋友给了一扎，我早晨出门顺手拿着，打算到办公室分。

进电梯就被不认识的老奶奶沉默地凝视，我不明所以，冲她笑笑，有点尴尬地坐完了电梯。没想到出小区短短几百米路，又收到许多爷爷奶奶相似的注视。终于有位阿姨过来问：“你拿的是茶叶吗？”

我说不是。她一脸失望，说以前有这样的茶叶卖，用苞谷皮（玉米外面那层叶子）打成包装，一颗苞谷几里装的茶叶量刚好是一泡，又好喝，又便宜。“现在都没有了。好东西都没有了。”

我想起一路上遇见的目光，原来他们欲言又止的是这个。“好东西没有了”——我虽没见过他们说的那种茶叶，这句话竟也能懂。这种遗憾好像是永恒的，每代人，每个人，都有相似的感叹。

## 近读录

# 那个撬动奇幻世界的支点

杨月英

观，不是绝对的善，也不是绝对的恶，而是对于善恶的思考推动了情节的进展。语带犹疑的自问自答，难以决断的彷徨不安，使得天使亚茨拉斐尔和恶魔克鲁利经历漫长的岁月，最终成了最好的朋友，虽然出于天使的自尊心，亚茨拉斐尔永远不愿意亲口承认这一点。

作者以信手拈来的英式幽默建构了宗教经典，小说中的天堂和地狱都充满了冗长的公文，难以应付的上级，如同卡夫卡的城堡一样让天使和恶魔深感无趣。在各自被分派了乏味的任务，等待毁灭世界的末日之战来临的日子里，亚茨拉斐尔和克鲁利爱上了人世，想要阻止末日之战，和人类一起拯救世界。即是打算写一篇简短的书评，刷

透小说的情节终究还是一件相当无聊的事情；如果是读过这本书的读者，完全没有必要再看情节简介；如果没有读过这本书，那么剧透会丧失相当一部分阅读的乐趣，所以关于情节的介绍就到此为止。

在情节之外，奇幻小说的重点在于故事体系与世界观的架构。有时读到著名的奇幻作品，却无法获得沉浸其中的阅读感，很可能是因为读者和作者对于奇幻世界观的认知存在着偏差。这种偏差无所谓高下之分，纯粹是个人趣味的不同。就我个人而言，偏爱一些风格不完全天马行空，而是游走在虚实之间，基于现实的一个支点来撬动奇幻世界的故事，比如《爱丽丝漫游仙境》的兔子洞，以及哈利·波特系列中国王十字

车站里的九又四分之三站台，就是那个奇妙的支点。这样的阅读体验，其有趣之处在于并非双脚离开地面，也不是稳稳当当地脚踏实地，而是好像单脚站立，在现实生活和奇幻世界之间，保持着一种摇摇欲坠的平衡感。而奇幻小说之所以吸引读者，就是来自于这种微妙的平衡感——我们知道故事里的一切应该不是真实的，可是距离真实世界，似乎也并不那么遥远。

在《好兆头》中，那个撬动奇幻世界的支点，就是亚茨拉斐尔开在伦敦苏活区某一个街角的古书店。天使亚茨拉斐尔大隐隐于市，化身古书店店主。他经营古书店是因为自己爱好藏书，特别嗜好王尔德的初版书，以及错版的《圣经》。我自己也喜欢逛古书店，